

尤若夫詩選

孫用等譯



4345

尤·若·夫詩選

孙用 高恩德 傅 章合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驥秋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8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書 店 發 行

- 5 -

書號 008 參數 45,000 開本 787×1040 級1/32 印張 3 $\frac{9}{16}$ 檢頁 3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 (7) 0.48 元



作 者 像

25

I lemelek

11.11.1951

Vérem felszabadított az ötödik számunk
 László Salgótarjáni utca mindennapokban.
 Létező működésben fog
 az új, mely hozzá illeszkedik.

László
 X a mindenfajta család család,
 az elér mint az árvács család
 a halál partszeggyelén
 tel. árok, szív és mélyeim

László
 X Már +
 ist. rai a haligatag harkon
 miután a Duna ~~harmadik~~ nyílpon
 Mert szeretné a magyar alkotások
 műveit és az is valhatatlan

László
 az elszállítottakról értem,
 hogy önmagukból építik fel temetőt
 A felkemény részükkel közelgörögök
 s ezer szerelekkel ül megük.

JÓZSEF ATTILA

手 蹟

统一书号：10019·663
定 价： 0.38 元

目 次

尤若夫·阿蒂拉 (1905—1937)	1
尤若夫·阿蒂拉小傳.....	11
青年进行曲.....	17
最后的战士.....	19
疲乏的人.....	21
穷人就是世界上最苦的人.....	22
以純潔的心.....	24
最后.....	26
序言.....	28
尤若夫·阿蒂拉.....	29
搖籃曲.....	30
白特倫·伊斯特万.....	31
伐木者.....	33
紀念阿第.....	35

老桑树	37
我的母亲	38
社会主义者	40
跌倒的人	42
工人們	45
你說，命运	48
無望	52
小麥	53
在城市的邊緣	55
哀歌	61
情歌	65
資本利潤之歌	73
媽媽	75
太迟的悼歌	77
在多瑙河邊	81
一个西班牙庄稼人的墓志銘	87
三月	88
詩之藝術	91
生日的紀念	94
我的祖國	97

只有那些人唸.....	105
五月.....	106
后記.....	107

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

霍尔瓦德·瑪尔东①

成为一个詩人，在某种程度上說，就是在理想中生活，就是进行文艺斗争以代替实际的政治斗争。我們已經成为真正的現實的人，是“煤、鋼鐵、石油”的人。我們不是用几行詩去攻击为宪兵保衛着的地主老爷(統治阶级)的匈牙利的堡壘，也不是用韵脚来祈禱不要讓匈牙利变成德国的殖民地了。我們已經不必沉溺在缺乏現實基础的痛苦的詩的幻象和空想中，自由——已經不是詩的美景了。字母已經不是“机关槍”，正如尤若夫·阿蒂拉所写的。武器，权利和未来都掌握在人民手里，匈牙利已經不是在某个幻想的王国里站在拙劣的詩的音步上，而是用混凝土建筑起来，成为自由人

① 霍尔瓦德·瑪尔东 (Horváth Márton)，现代的匈牙利理論家和文学批评家。

民的劳动成果了。我們从采煤量的增高和国有化的成果中吸取灵感。喚醒我們和鄰国人民的友誼的已經不是詩篇“在多瑙河邊”，而是被記載在紙上和蓋上了印記的條約；詩成了現實的外交政策。日常的現實就是进步的詩歌的最勇敢的幻想。

裴多菲和阿第①為之而生活和死亡的目的已經實現了。农奴的后代成为自由的人，并且获得土地。他們斗争的目标不仅匯流在革命詩的形式中，而且也匯流在政府的決議中。初学的年青詩人們不再以阿第这两个大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渴望自由的苦惱已經過时了，对法国方式的陶醉和怀念在欧洲已經不是必須的了。尤若夫·阿蒂拉在自己的作品中不仅談到永恒的真理，并且可以說也談着我們当前的問題。在实现理想和恢复的时期中，在劳动和斗争的火焰中，應該听取他的言論。

不談尤若夫·阿蒂拉，我們就不仅难于了解

① 阿第·安德列 (Ady Endre, 1877—1919)，匈牙利大詩人。

匈牙利的历史，也难于了解匈牙利的昨天。有几个政治家像尤若夫·阿蒂拉那样看出面临的法西斯的威胁，有几个政治家能够以这种科学式的深刻性分析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匈牙利無产阶级的狀況呢？他不仅是我們过去的同路人和領路人，而且在現在和將來也是我們的同路人和領路人。假使在战胜敌人的欢乐的时刻，在解放的欢乐的时刻，我們丢开尤若夫·阿蒂拉，那么我們就是自己丢掉自己的武器。他曾說过：“这个时代是銀行家和將軍的时代。”

匈牙利的現在已經不屬於銀行家，并且我們的將軍已經不像过去的將軍。但是难道在西半球和西欧，不是可惡的銀行家和將軍們在領導着对工人的自由的进攻嗎？！在十年至十一年以前，尤若夫写道：“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匪徒在橫行霸道。”現在，在西班牙，这样的匪徒，加上和尤若夫·阿蒂拉时代同样的並不干涉匪徒的外国首腦們，仍在橫行霸道。匈牙利已經成为自由的土地了，但是，世界呢？

我們的胜利，匈牙利的自由，我們工作显著的

成就都不應該使我們忘記尤若夫·阿蒂拉的預言，這些預言現在還是現實的，只要專制和帝國主義還在威脅着人類自由的時候。

尤若夫·阿蒂拉不僅是一個匈牙利的古典作家，而且也是一個世界文學的偉大詩人，除了馬雅柯夫斯基以外，在二十世紀再也沒有產生像他這樣偉大的詩人。裴多菲也好，阿第也好，他們都是在匈牙利落后的土地上成長為領導人物的。他們是發生較晚的農奴解放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先鋒。他們像學生那樣看着法國，學習法國革命的政治，傾向于貝朗熱、波特萊爾和魏爾倫^①的詩派。而尤若夫·阿蒂拉的事業則是另外一個式樣，先生和學生恰恰調換了位置。他的作品和西方有着倒置的相互關係。尤若夫·阿蒂拉不像阿第是農民和資產階級解放的詩人，他是任何壓迫的敵人，工人階級自由的使者。換句話說，即是他不仅是西方的學生，而且是西方的先生。現在匈牙利的一個

① 貝朗熱 (P. J. Béranger, 1780—1857)，波特萊爾 (C. P. Baudelaire, 1821—67)，魏爾倫 (P. Verlaine, 1844—96)：都是法國詩人。

出版社出版了忠实的法文譯本尤若夫·阿蒂拉詩集的第一卷。在尤若夫·阿蒂拉的詩篇中，法国人和英国人看到的不是自己过去的歷史的遙远的回声，像他們在阿第和裴多菲的詩中看到的那样，而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和我們一样能够找到对于自己的今天和明天的迫切的問題的回答。假使他們讀到法文的“在城市的邊緣”，那么在他們面前出現的不仅是布达佩斯，也是巴黎的邊緣的生动的圖画，而且这几行詩也宣告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法国的罢工工人們要是知道这首詩，那么他們在詩中听到的不是一个奇异的小民族的声音，而是兄弟般的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声音，匈牙利工人阶级的使命、斗争和胜利是和他們自己的使命、斗争、胜利一致的。

总括地說：詩人尤若夫·阿蒂拉的世界意义是在于他是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詩人。匈牙利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成熟的，具有丰富的斗争經驗。在几个月中政权曾掌握在他們手里，但随后無比的压迫和反革命的艰苦的年月却接踵而至。这个历史的形势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在这情况中，曾

被剝奪了在政治及文化戰線上表現自己的可能性的被壓迫階級，用藝術的方法，更精確地說，是依據匈牙利的傳統——首先用詩的方法表現了自己。就如同從煤產生的金剛石一樣，恐怖的壓迫創造了我們尤若夫·阿蒂拉的無產階級的詩篇。在他的公開發表和不公開的詩篇中，他不仅仅是表達了工人階級的政治願望。在那時候純粹的鼓動工人的詩已經是過時的事了。在尤若夫·阿蒂拉的詩篇中分明地表達了全人類的感情，它的階級的相互關係，不僅表現了鬥爭，而且也表現了友誼和愛情。他所再現的匈牙利的大自然和全世界，在世界文學中，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人都沒有這樣再現過。當讀他的作品的時候，我們不仅用英明的詩人的眼睛看世界——這是新的受盡苦難的，受過考驗的階級的，負有走向勝利和夺取政權的使命的，創造新世界的匈牙利工人階級的世界觀。“新的人民，不同的軍隊”的眼睛，觀點顯然是和任何时候匈牙利的藝術是截然不同的。在那時候，布達佩斯的邊緣比起接近匈牙利首都的貴族中心區來說，倒是更接近倫敦和巴黎的邊緣。

匈牙利的工人阶级，甚至在压迫之下，仍然成为民族的领导阶级，而这个浪潮也使尤若夫·阿蒂拉达到民族的首要诗人的高度。

在这个争取达到民族的和阶级的目标的斗争中，在完成巨大任务的愿望中，我们看到个人的悲剧遭遇和巨大失败，裴多菲跟革命一起成长，革命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个人的终结。阿第的悲剧性的苦恼的原因，是他向封建主义“徒然地敲了门，徒然地粉碎了”遭遇到革命的封建制度的“牆壁”。

尤若夫·阿蒂拉的处境还要困难，他最完善地表现了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艺术和世界观，但是他和这个阶级的关系终究不是协调的。压迫和文化上的黑暗把他的诗和大多数工人隔开了。同时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也受到损害，因为个别的党的代表在尤若夫·阿蒂拉的作品中看出了几乎全是资产阶级的影响。

因而，在创作的最后几年中，尤若夫·阿蒂拉被接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文艺集团中去了，这个集团在从前也曾供给阿第以避难所。“美丽的语言”杂志这个小团体对尤若夫·阿蒂拉

的意义就像“西方”杂志对阿第一样。这保证他得到生活资料，发表和被公认的机会，但这诚然并不是他本来向往的那些群众的公认。这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集团企图照自己的方式改造尤若夫·阿蒂拉。这个集团对无产阶级诗、进行了批评，并且想把他们变成超阶级的诗人，美丽的语言的诗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当时是很多的。老人伊格诺都斯和哈特万尼·莱约什①对阿第发生的影响与“美丽的语言”杂志对尤若夫·阿蒂拉发生的影响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本世纪初叶，“西方”杂志并没有重大的不同意见来反对阿第的反封建的尖锐批评。无可争辩，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使命的时代，是“西方”杂志的全盛时代。在政治关系上，当资产阶级革命列入议程的时候，阿第就代表这个兴盛的时代。假使部分的批评企图强调阿第的诗篇的法国文艺颓废派的资产阶级性质来影响阿第，那么他们也不是企图截断阿第和农民，和革命思想体系联系的深根。

① 伊格诺都斯(Ignatius, 1869—1948)，匈牙利诗人及批评家。哈特万尼·莱约什(Hatvany Lajos)，匈牙利批评家。